

中州翰林 冯汝骥

裴元秀 冯运海

冯汝骥(1863—1911)，字星岩。其祖籍安徽绩溪，他的太高祖迁豫经商，世居开封南书店街，遂入汴籍。经商的冯家注重儿孙读书，据冯汝骥未卷所写的上代简况，他的祖父冯朝相是“邑庠生”，未做官。另据《开封市志》记载，冯汝骥的父亲冯端礼“经营钱庄，家遂富裕”。冯端礼迎娶了读书人家之女常氏，着力培养儿孙读书，在他的七个儿子中，三人有功名。冯汝骥及胞兄冯汝骥为翰林。《清代翰林传略》记“冯汝骥，字伯骥，河南祥符(今开封)人，2甲23进士，散馆授编修。”冯汝骥的另一胞兄冯汝霖，是光绪元年举人，任山西浮山县知县。此外，冯汝骥的胞叔冯端本，为咸丰朝进士，官至广州府知府。冯端本之子冯汝桓，是光绪朝举人，“报捐内阁中书”，光绪二十五年，补任。细算起来，以冯汝骥为代表的汴梁冯家，在清末共有翰林二名、进士一名、举人二名，是一个科举家族。因冯端本、冯汝骥都在地方主政，使他家显赫一时。

冯汝骥于光绪八年科举，时年19岁。次年，中进士，成钦点翰林，在翰林院结业之后，签分户部福建司行走。《光绪朝上谕档》记载，光绪十二年六月，冯汝骥参加录用军机章京的考试，在参考的56人中取32人，冯汝骥在32人中排第16名。因依次补用，所以，冯汝骥在光绪十八年五月，才以四品衔户部候补主事的身位，进入军机处兼任军机章京。军机处是清代的中枢机构，其中只有数名军机大臣及一定数额的军机章京。军机章京主要办理军机处的日常工作，处理文书，记注档册，撰拟文稿等。他们的级别并不高，但是，因为日夜在宫内轮流值班，是皇帝的秘书班子。

冯汝骥成翰林之后，先在户部任职。光绪十五年，“因恭办大婚典礼”而得到“赏加”的四品衔。光绪十八年，他兼任军机章京。次年，因“纂辑汉字档册”，升为户部即补员外郎。光绪二十年正月，恰逢“万庆盛典”，奉慈禧懿旨，他又得到了赏加的三品衔。光绪二十一年补缺，成为三品衔户部员外郎。光绪二十三年清廷考察官员，冯汝骥为京察一等，“奉旨记名以道府用”，七月，因“恭校方略告竣”“奉旨道员用”，于是，他就成为三品衔的户部郎中。光绪二十四年，“进呈会典全书过半”，“奉旨得道员后加二品衔”。光绪三十四年改任江西巡抚，在任内整顿税务，推行新政。他成为江西巡抚之后，御史江春霖于宣统元年上《劾江西巡抚冯汝骥疏》。《清史稿》记，皇帝派安徽巡抚朱家宝复查，“得白”。江春霖又上《劾皖抚朱家宝朋比漫欺疏》。此外，江春霖参奏袁世凯时，把冯汝骥列为其党羽。

1911年，江西革命党希望冯汝骥宣布独立，遭严拒。他离开南昌后，在九江吞食鸦片自杀。他死后，革命人士抨击他顽固不化，溥仪却赐他谥号“忠愍”。

找到这个曾经的古渡口，似乎与寻找“安史之乱”中的唐明皇入蜀路线一样曲折。

古渡口叫“唐明渡”。这个名字多多少少可以让人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产生一些联想。是的，它与那个曾经强盛而又衰落的皇帝有关。《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》记载：“唐明渡在四川资中县东十里，相传唐明皇幸蜀憩此，故名。”唐明皇就是唐玄宗李隆基，一个创建开元盛世的帝王。自从马嵬兵变，他的意志就消沉下来，在多条可以去向的路线中，他选择了具有逃跑或者避难色彩的路线——入蜀。政治上的失败，军事上的崩溃，爱妃的惨死，让他已经没有力量担负起帝国的重任了。入蜀成为他的必然选择，唐明渡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的印记。

乡村公路少有标志，岔路又多。盲目地摸索，走错了好多次。一次，开车一头闯进一家农户的院子，见女主人正在院旁的地里劳作，下车问询，亦不知其所以然。院坝边有一棵柿子树，枝上挂满了青涩而略微泛黄的柿子，个体较大，与大人拳头不相上下，不像常见那种红灯笼似的小柿子。循我目光所及，女主人热情地叫我摘两个柿子。凝神端详之际，我却突然想到了荔枝，想起了爱吃荔枝的杨贵妃。想起了杨贵妃丰腴的肌肤，想起了站在她身后那个曾经励精图治业已颓废的唐明皇——他壮硕的身姿与思想逐渐虚空。

这里是一片沙场，早已没有当年古渡的印迹。场中有卡车来往装运沙子。我们的车从中间轧压过的沙路上穿过去，径直到了河边。沿堤岸步行200余米，到了一处荒滩。荒滩比其他堤岸伸出数十米，兀自临水。野草蓬生，乱石堆岸。河水奔腾西来，流经此处水面骤然开阔而呈回旋之势，流速平缓而不汹

唐明渡

张向前

涌，不乏是个好渡口的选择之地。面水而立，胸襟大开，有腾挪江河人怀之气象。下游不远处有淘沙的船正在作业，一些沙子和石头分别在传输带上往来。一条小船慢慢悠悠地从河中心驶向附近的岸边，接上一个工人到沙船上劳作。他们没有心思探究唐明皇是否来过此处。他们带来一些噪音，却也在唤醒沉睡的沙粒，就像唤醒沉睡的历史和沉睡的灵感。

其时，这里为成都与重庆之间的水上交通要道中的一个重要渡口，是西上成都或东下重庆的必经之地。不远处的岩坡上有一小镇，镇上设旅栈、饭馆、茶园、酒肆，码头因此而异常热闹繁华。避难蜀中，途经此地的唐玄宗，看到岸边风景如画，便想在此休息一下。唐玄宗或许就是在这里上的岸。刚开始，他还兴致勃勃地观赏着美景，及至望着滔滔远去的河水，他心中才陡然升起一股悲凉。他想起了马嵬驿，他想起了被缢死的杨贵妃。50年后，白居易把这一幕写进了那首脍炙人口的《长恨歌》：蜀江水碧蜀山青，圣主朝朝暮暮情。如此青秀的蜀地风景，也阻止不了唐玄宗对杨贵妃时时刻刻的思念。一个小小的马嵬驿，竟然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点。唐玄宗不仅在此痛失爱妃，更是他与太子李亨南下北上的抉择处。不夸张地说，它是两个皇帝政治命运的分水岭。一丈白绫让一个显赫的女人香消玉殒——一个女人能阻挡一个王朝的没落颓败，一块石头能阻挡江水的大势东流？历史转弯的地方，多多少少会有失公允，特别是对那些有争议和抛头露面的女性。臧否一个人的是非功过，一件事的成败好坏，或许有其偶然性，但其背后终究存在诸多复杂的原因。只是当时，激情愤懑的军士顾不得那

么多了，恐慌惊惧的唐玄宗顾不得那么多了，秉笔撰写的史官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“马嵬兵变”会不会是一场精心的设计？后来的情势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北上灵武不久的太子李亨在大臣的拥戴下即位登基，遥尊玄宗为“太上皇”。在唐朝这艘深受重创的战船上，舵手易主。当了近20年太子的李亨终于树起了自己的旗帜，而唐玄宗则被动地上了一条小船，风雨飘摇余生。

玄宗神色黯然，在近臣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上了船。船不大，有些摇摇晃晃。可惜，它载的已经不是江山社稷，载的是一船离恨向江洲——载动的是愁，载不动的是许多愁。玄宗的身子有些臃肿，那是盛唐的背影……

唐明渡可以普度众生，能普度心中有劲的唐明皇吗？1200年后，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据此绘了一幅画，叫“古渡春波”。先生是当地人，熟悉古渡。青少年时期或许经常来此游玩，凭吊与追思。画中古渡荒旷，三两只小船摆渡河间，有一种苍茫之色。有气象，但似乎少了一些意境。先生来时，尚有古渡小舟。我来的时候，只有风行水上，雨织斜帘。

两顶蓝色的大伞立在野草丛生的岸边，伞下伸出几支钓竿，若有若无的渔线在风中雨中晃悠，是在钓鱼还是在钩沉往事？两个中年男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，他们的神情自然比当年的唐玄宗欢欣。因为他们有所期待。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打湿了我的衣服，我知道，这远比不上当年在此站立的唐玄宗内心的寒潮——尽管当时或许是烈日晴天。我站在岸上踱巡，唐朝那艘船早已不见了。雨与河水亲密地聊着天，不理睬我的孤独与寂寥。



迎春 喻继高

最小的海

高宗达

在人们想象中，海洋是非常辽阔的。但有一个海例外，当人们在这个海洋航行时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两岸。这个海就是土耳其西部的马尔马拉海。

马尔马拉海长280公里，宽80公里，它的面积仅为1.1万平方公里。只相当于我国的4个半太湖那么大，是世界上最小的海。

马尔马拉海位于亚洲小亚细亚半岛和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之间，是欧亚大陆之间断层下陷而形成的内海。海岸陡峭，平均深度183米，最深处达1355米。原先的一些山峰露出水面变成了岛屿。岛上盛产大理石，希腊语“马尔马拉”就是大理石的意。海中最大的马尔马拉岛，也是用大理石来命名的。

马尔马拉海呈椭圆形。它的东北面通过长31公里的波斯普斯海峡联结黑海，西南面通过长61公里的达尼尔海峡联结地中海。自古以来就是黑海地区通达外海的航行要道。它在地质上是一个很年轻的海，形成至今，大约只有100万年。

马尔马拉海东北端经波斯普斯海峡通向黑海，西南经达达尼尔海峡通地中海和大西洋，是欧、亚两洲的天然分界线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

雪落下来

荆卓然

漫天遍野 来自天空的祝福 贴住了大地的伤疤 一朵又一朵雪花 落在我的心上 陈年的酸楚 踪迹全无 雪落下来 包容我所有的风尘 我渴盼一身红色嫁衣的你 披着喜庆芳香的雪花 骑着古典风情的毛驴 在民国的喷呐声中 和我 牵手一生

《因为孤独的缘故》

俞万海

《因为孤独的缘故》是蒋勋的小说作品集，收录了他的12篇短篇小说及五篇辅助理解本书的关键解读，并配以蒋勋亲自绘制的22幅插图。

印象里的蒋勋，总是用他那特有的温柔敦厚，述说着他对诗歌、对美学、对绘画、对散文的眷恋。而在小说文本中，蒋勋突然摒弃了所有我们曾经追寻的唯美、悲悯、圆融与深厚，改用一种令人陌生的冷峻与疏离，借助于那些风干的血痕、冰冷的残肢、忧伤迷惘的感官经验，将现实世界的诡异荒谬、私欲伪善、光怪陆离一一铺陈在我们面前时，那种呼啸而至的错愕与惊慌，令我们猝不及防而又无所适从，极富故事张力与文学魅力。

如果美学的蒋勋智慧圆融，诗人的蒋勋挥泪高歌，那小说家的蒋勋就有我们想象不到的犀利与泼辣，机智与幽默。在美学与诗中修行的蒋勋，却是在小说的文字世界里立地成佛。

逢故夫”中的“靡芜”，和《离骚》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中的“江离”，原来是同一种植物“川芎”，在中药铺里，这不是一味药嘛！曹操喜欢将衣藏在衣袖里，想一个大大爷们，经行处，香风阵阵，挺好呀——不过他也可能是用来治疗头疼的。

不仅仅是川芎，其实我们现在常见的中药，在《楚辞》里，都是香草。

如“兰兮沕沕兮”，“兰”指泽兰，“芳”是白芷。白芷叫“芳”，也叫“芷”。同样，菖蒲叫“菖”，也叫“菖”。想起多年前看过一个女孩子名叫“荪荪”，当时以为她用了“孙权”的音，还纳闷为什么，现在明白了，她怎么都像一株清雅摇曳的菖蒲。

仔细读完这本书时，正是初冬。外面霜风凄紧，读者却感觉不到冷，只觉身心都被盎然的绿色和古意浸透，散发着淡淡的荧光。现在，当我剥开一枚猕猴桃，会想起它《诗经》里的另一个名字“苙苙”。吃棵白菜，脑子里立马跳出“菘”。切萝卜时，心里默念：“采葍采菲”。心想，过不了多久，春天就会来，当世界被绿色攻占，又可以采绿采蓝采葍采菲……“薇”是野豌豆苗，“菲”即蔬菜，就是秋风起时，引发晋人张翰莼鲈之思、辞官归乡的那种水生植物。

梁凌

在《诗经》里，“采芣苢兮”，“芣苢”其实就是车前草；“菹”，就是茭白。菹米是当时的主食。“旋花”原来就是我小时采的“打碗花”。“苕”不是红薯，是紫云英。最寻常的狗尾草，叫“莠”；狼尾草叫“莩”。

“蓼蓼者莪”，“莪”就是播娘蒿，我们老家叫“米米蒿”，喜欢跟小麦长在一起，小麦成熟时，开米状黄花，籽可打油。十几年前，我一个远房姨妈，在毒太阳下采这种草，问她干什么，她说是打油。吃棵白菜，脑子里立马跳出“菘”。切萝卜时，心里默念：“采葍采菲”。心想，过不了多久，春天就会来，当世界被绿色攻占，又可以采绿采蓝采葍采菲……“薇”是野豌豆苗，“菲”即蔬菜，就是秋风起时，引发晋人张翰莼鲈之思、辞官归乡的那种水生植物。

少时读《楚辞》，会闻到阵香气，兰，芷，芳，荪，荃，杜衡，江离，薛荔……古诗“上山采蘼芜，下山

连载



想起以后，她推开被子，咬牙爬起来，重新打开了电脑。登录了几个学校的校园网，果然都是那个大标题，外校的八卦丝毫亚于本校的热度。她一咬牙，将几个校园网发帖人的电脑都黑了。黑完之后，生怕有漏网之鱼，又仔仔细细地筛查了一遍，发

小雯点点头，上了床，盖上被子，闭上眼睛。她为了去医院，显然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今天精神又高度紧张，如今身体发虚，不多时就睡着了。

许爱独自坐了一会儿，想起校园网，还是拿出了笔记本，打开，登录了校园网。

最醒目的地方赫然是一行红色的置顶大标题，写着：商学院大才子牵手外语学院系花，惊爆前女友攀上云天集团天之骄子。下面回复上万。

许爱险些吐血。她盯着大标题看了好半天，实在是没勇气点开看里面都写了什么东西，回复的是什么。她快速地操作电脑，不多时便追踪到了发这篇文章的人的地址，狠狠地黑了那个人的电脑，同时删除了这篇文章。

做完之后，她才算痛快了些，关闭了电脑，躺回床上。没过多久，电话响了，她摸到手机，见是孙品婷打来的，按了接听键，“喂？”

“今晚八点，老地方，不见不散。”孙品婷嘴里似乎吃着什么东

西，说话含糊不清。“不去！明天上午有课，今晚不想动。”

“也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苏炫成你男朋友了？”孙品婷问。“你听谁说的？”许爱吓了一跳。“你们校园网都因为这个翻天了！我们学校的校园网转了你们学校校园网的那篇文章，也翻天了。”孙品婷如实相告，“我们学校都传疯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”

许爱顿时感觉头晕眼花：“你们学校也转了？”

“不止我们学校，据我所知，好几个学校的校园网都转了。”孙品婷又扔出重磅炸弹，“行啊姐们儿，这回你可出大名了。”

许爱差点儿摔了手机。“喂，快说！”孙品婷等着她。“说你个大头鬼！”许爱怒了，这吃饱了撑的人怎么就这么多！”

“空穴不来风！”孙品婷忽然大乐，“我说姐们儿啊，这回你算是给我长脸了！林深和苏炫没得比啊！对于你没去相亲那事儿，看在这事儿儿的面子上，我就饶过你了，不贴你光着屁股的照片了。”

“孙品婷！”许爱太阳穴突突跳。“云天的苏炫做男朋友，啧啧……”孙品婷似乎没感觉到许爱要崩溃的心情，优哉地继续说，“估计这篇文章再继续转下去，你就会上热搜，上新闻，你知道的，苏炫回国的热乎劲儿还没过去，只要牵连上他，那就是热门，你提前有个准备吧，别怪姐们儿没提醒你。”

爱情来了的前兆 孙品婷挂了电话后，许爱几乎咬碎了一口银牙。她这是招谁惹谁了？怎么就这么倒霉？生平第一次撒谎，这鬼敲门的动静也闹得大大了点儿。

暗暗后悔，昨天晚上就该看校园网，将火苗掐死在萌芽中，不该装死逃避回家睡安稳觉。

她扯过被子捂住头，恨不得将自己捂死。若是早知道……有钱难买早知道……在被子里捂了半天，她还是觉得一定不能任由事态发展下去。她可不想上什么热搜热门，否则以后还要不要出门见人？

蓝蓝和小秋对看一眼，再看许爱，立即觉得自己猜对了，齐齐睁大眼睛，尖叫：“爱爱，你竟然将苏炫给上了！”

许爱几乎咳嗽岔气，恨不得抽这两人一个大嘴巴，恼怒：“你们俩想什么不正经的呢！”

“解释就是掩饰！”两人齐齐看着她。

许爱彻底无语了，摊摊手：“好吧！你们觉得是这样，那就是这样吧！”话落，发狠地看着二人，“你们俩再乱猜，别想我再说什么。”然后，又补充，“杀人也不管用。”

见她急了，两人顿时失望，“不是啊，那是什么？”

许爱翻了个白眼：“就是喝酒喝高了，我拽了他一颗纽扣。”这是实话。

“切！”两人明显不相信。许爱摆出爱信不信的样子，“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你们不信就算了。”

“只这样，没别的了？昨天你可是点头了，承认他是你男朋友的。”蓝蓝瞪着她，自然还是想挖出更深的内幕来。